

导 言

本书集结的七篇作品似乎直接和间接地涉及艺术。但表象容易导致误解。

这些篇目不应归于“美学”的名下，甚至也不能归于“艺术哲学”的名下。

海德格尔关于艺术的思考，并不是把艺术品作为 *aithesis* 的对象（即作为感性理解的对象），这从广义上说一般称为审美体验的对象。海德格尔对这种体验意义的估价（更不用说关于审美体验意义的估价了），可以从《艺术作品的本源·后记》来判断。他的不仅涉及艺术而且也涉及一切的思想，并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也不是关于存在物（不管是艺术品还是其它物）本性和特性的一般理论的哲学。他关于哲学的评价可由《诗人哲学家》一文中的评论看出。在威胁思想的三种危险中，坏的因此是糊弄人们的危险就是卖弄哲理。

海德格尔对于艺术的思考，像他对于其它东西的思考一样，是一种纪念和回答的思考（*ein andenkendes Denken*）。如同诗歌和吟唱，它源于存在而到达真理（《诗人哲学家》13 页*），那作为其来源的存在，是本真的人类存在所属的存在。我们能在海德格尔思考世界的存在、物的存在、艺术作品的存在、人的存在

* 此页码是指原书页码，请参看边码。下同，不另注。——译者

和语言的存在的数篇论文中发现其本性的某些理解。

或许，人们首先应该注意海德格尔对他的青年学生毕希纳先生的建议。毕希纳曾问过关于存在的思考何处能获得自己的方向《物》183页及下页）。海德格尔说，思考存在，意味着用源于呼唤并使自身走向呼唤的回答，来应答存在现身的呼唤。但这意味着，人类存在是在一本真关系中去存在，即作为短暂者去面对其它短暂者，面对大地和天空，面对诸神的现身和隐去，面对事物以及植物动物。这意味着让这些成为（让它在敞开中和其天性完全转让中现身）并使自己向存在敞开，用自己的存在，用自己继续进行和生活的道路，来转让地认识它和回答它。然后，也许在这种继续前进的生活中，人们可以倾听到所有这些存在物存在言说的语言呼唤，并用短暂者所听到的言说语言予以回答。

海德格尔以为，要理解人如何用这种方式，如何回忆长期在遗忘中遮蔽的存在，人们必须理解语言的天性，这在于人的思考凭借语言能够说出人思考的是什么。因此有了《语言》（《通往语言的途中》的第一篇论文）的内容。真正思考的言语的天性是诗意的。它不需采用诗行的形式。如海德格尔所说，诗歌的对立面并非散文，纯粹的散文如同任何诗歌一样是诗意的。思想之音必须是诗意的，因为诗歌是真理的言说，是存在物敞开的言说（《艺术作品的本源》74页）它呼唤所有的（世界和物 大地和天空 神圣者和短暂者）走拢，聚集于他们内在同属的纯然原一之中（《语言》206页及下页）。它是存在的拓扑学，告诉存在现实身的行踪（《诗人哲学家》12页）。

最终，思之诗人和诗之思者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吗？诗人不需要思考，思者不需要作诗。但作为第一流的诗人，具有诗人必须达到的思考，而且这在根本上是第一流思者必须达到的思考。

这是一拥有诗歌全部的纯然性、厚度和强度的思考，是其言说具有诗意的思考。在这些论文中，随着它们创作时期的发展，人们同时也了解到它们语言诗意性质的增长。这并非偶然。它伴随着作者真理和存在视界的成长，和在真理和存在环境之中人的生活的成长。为了说他必须说的，报告他看到的，传达他听到的，作者必须言说神圣者、短暂者、大地、鞋子、神殿、天空、桥梁、水壶、四元、诗歌、痛苦、界限、差别和他所处的沉默。确实，这并非哲学，也非知识、价值，或者实在问题的抽象理论化。这是关于存在，关于不同存在物的不同存在，关于在其全部差异中同一的原一的最具体的思考和言说。这关联于思考者和言说者自身的思考和言说。在这种思考中，此思考即回答和回忆的思考（das andenkendes Denken），思想者从仅仅是描绘解释的思考中抽身而回，采取相互回答的态度，在世界存在中凭世界存在在呼唤，并在自身中回答这种呼唤（《物》181页及下页）。

第一篇作品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的体验而写出来的。我用英语称之为《诗人哲学家》。因为此中，思想者所为乃是诗人所为（dichtet）。我在英语中找不到与它相称的词。我试图用“poetize”译“dichten”，但这具有错误的内涵，并且在那些寻找语言暗示情感的人之中引起烦恼。Dichten—写作或创作诗歌或者其它文学，创造想象的事物，构造它，想象它。于是，这不如翻译成诗歌，或诗意的写作。而且，诗歌这一字眼出现的地方，往往使人想起其作为动词的意义，作为创作和写作活动的命名。例如，在《诗人哲学家》（13页）中，诗歌是一种活动，它以一种相近的方式，与吟唱和思想一致。

海德格尔此篇作品原来的标题是《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源于思想的体验》。人们可以这般阅读，作为实现的表达，它出自一思想之路敞开的漫长生活，而它属于真正的

人的丰富生活。在这思考的诗歌中的每一句子都充满了意义。阅读了全书然后回过头来阅读此诗的人会发现，那些先看起来是新的、怪的、难的东西，现在就响起了一纯然精美、清晰的钟声，使人开始倾听思想的声音。人们由于不可言说那必须保持为不可言说的，而于其存在之中沉默。如同所有真正的诗歌一样，它是这样一种言说，所道超过所言，意义超过表达。或许，读者在此良机明白诗中所说的：“Segen sinnt”“神之祝福在冥思”）

这首诗的主题是：诗意的开启开启了人居住的生活，它恰好成了这组文章的开篇。在《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1936）中，海德格尔已经指出诗意的功能是真理的发现：赠与、基础、开端。他认为诗意乃是投射的表达——“世界和大地的言说，它们抗争的场所因而是诸神亲近和远离之地的言说……所是敞开的言说”（74页）诗意的这种理解贯彻始终而且在其写作过程中越来越甚地发展。

从前期到后期，我们也发现艺术、语言和诗意的基本同一。我们从《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得知，所有艺术在本性上是诗意的因为它导致了所是的真理出现的发生（《本源》72页）诗歌如同语言一样，在艺术领域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因为如果我们正确理解的话，语言乃是一种本源之路，存在物走向真理的敞开显明，世界和大地，短暂者和神圣者，召唤到它们相会的约定地方（《本源》74页及下页）

本真的语言即没有因为耗尽和乱用而丧失其魔法神力的语言，它是诗。语言和诗之间没有意义的不同。此正为何海德格尔在其论文《语言》中力图说明语言所是和所为，即语言在言说时语言何为，海德格尔选择了纯粹言说的事物，而不是随意言说的事物。纯粹的言说正是诗歌。的确，在其特别言说中当其言说时显示语言所为，最能帮助我们的一首诗是：特拉克的《冬夜》

通过阅读这首诗 我们知道语言如何被以言语的形式 召唤进入大地和天空，短暂者和神圣者整体的四元世界，这依靠召唤物走来—窗户、雪花、房子、桌子—居留于世界，并召唤世界走来，允诺物的存在，它召唤世界和物的亲密到来—它们的不同，这使它们相互转让。统一的对立便是裂缝（Riss）参见《本源》）它变成了区别 结合了的门槛的痛苦《语言》 204 页）

不管海德格尔说真理是在敞开的存在物之中建立，还是世界和物的存在通过其区别的裂缝痛苦而形成的结合之中建立，他始终思考的是本真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敞开—是人的生活，人在其中不是黑暗般地继续着，不是由根本虚伪的存在意义所支配而苦恼，如同我们 20 世纪的 Gestell（构造）生活一样 而是人真正居住的生活。

居住是此书的基本思想之一。在《建筑 居住 思想》一文中（注意标题略去逗号 试图使三者同一）海德格尔发展了存在、建筑、居住和思想的基本连续性，语言为我们制造了这种相关性：bauen（建筑）关联于 buan（居住）并相关于 bin, bist，此词的意义就是是。语言告诉我们，作为人类存在，即作为短暂者在地球上，去居住，从事属于居住的建筑，培养作物，建造被建筑的事物，从事所有这些活动均置身于短暂者的关系之中，人居住于大地并珍爱它，面向天空并面向诸神，且寻找他们居住的尺度。如果人的存在就是居住，如果人必须期待世界构成一体的道路，去发现他能决定自己居住生活的尺度，那么，人必然是诗意地居住着。

于是，在海德格尔引用的荷尔多林的后期诗歌中，一首如是开头“教堂金属的屋顶，在可爱的蓝色中盛开着”的诗篇，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人诗意地居住……”这成为了本书最后一篇的主题。因为世界如何联结一起，短暂者对神圣者，大地和天

空，物对场所和功能如何转让——所有一切如何被正确地度量——能被决定，只是凭借向上凝视跨越大地和天空的维度。这是诗意的，这采用了维度的度量，这是所有其它度量——或此或彼或者它物——自我度量的标准。诗人是这样一种人，他面对天空，寻视在其多样性中自我遮蔽的尚不认识的诸神，召唤尚不认识的神走向人并帮助人居住。在人建筑（在培养和建造的意义上）的能力中，作为基本的根源，它必须是人的诗意的能力，即采用世界尺度的能力。

甚至是如此明显简单的事物——例如水壶、桥梁、一双农鞋——必须根据存在物对存在、对敞开、对真理的显明的转让的无蔽来看待，如果人对此的关系是本真的人的关系。

很有特色的那篇论文《物》（物是海德格尔思想中另一基本的概念），使一物所是变得不可磨灭地清晰和鲜明——水壶，如他这里所论述的，或者如他所注意到的长凳、小溪、公牛、书本。他用最具体的方式把握了物的存在，这是他最初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学来的方式。据此，人的视界向物提问，物在其现象的全体中显现它自身。《艺术作品的本源》的疑惑在此最后一文中变得明显。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人类现代生活作为技术的存在由 *Gestell*（建造）支配着。在建造之中，万物，包括人自身，变成了为自我决断生产过程的材料，人类自我决断的强求在对待事物时将不管事物自身的根本天性。另一种世界是人作为一人类存在真正地居住着。这种技术的时代是一贫乏的时代，是世界之夜的时代，人甚至忘却了他忘却了存在的真正本性。在这种黑暗和剥夺的时代，诗人的职责在于帮助我们寻找另一真正世界的光明可能性。这正是现代诗人何为。此正意味着，作为诗人，他必须从时代的偶像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检查了里尔克的诗歌，因为里尔克的诗歌尚在途中而没到达目

的，因它仍然陷入现实的形而上学观点的陷阱之中，所以，海德格尔的检查特别适宜。

于是诗歌——与语言和思想一起，语言和思想属于诗歌并作为本质的诗歌与诗歌同一——对海德格尔而言，对人类生活具有不可推卸的作用：它是人的居住生活的人性的创造性来源。在我们的存在中如果没有诗意的因素，如果没有我们的诗人及其伟大的诗歌，我们将是野蛮的，或者更坏和更像我们今天：自我意志的堕落的自动化。

于是人们会在这本书中发现，这不是美学。不如说，这是关于诗意在人类生活中创造性角色的基本思考。美学，像我们从哲学史中知道的那样，它谈论的是表象、体验、判断、绝对有用和令人愉快的东西。但海德格尔这里穿透了其基本的创造性功能，从其愿意停留，倾听、听说、回忆和回答源于存在的呼唤而获得其创造性。海德格尔这里所为和全部著作所为，其思考乃由天性召唤所致：敞开并采用我们生存之维的真正尺度。

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语言我们应花些笔墨。它创造了自身的风格。正如创造性的思想家常常所为一样。常常一个句子和两个句子就能将海德格尔和他人例如维特根斯坦、罗素、怀特海区分出来。风格乃是思想自身。它出自德意志语言并为语言天才分享。谢林和黑格尔曾骄傲地说，德语天性适宜于哲学。而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随着其年代进程的增長，我们可以举出这种倾向极为鲜明的例子。这靠伴随思考语言自身所为而说明。海德格尔能再思，因而他能够思考古老的长期被遗忘的思想。

这并非意味着他存心借助于词源学或伪词源学的事实，玩弄任意的语言游戏。他运用词源学是为了在思考中揭示人的灾难和照亮历史的模糊性。例如，他解释“物”这一词——*Das Ding*, *res*, *causa*, *cosa*, *choso*，其基本的原始意义是“聚集”这种活

动导向“‘它依靠人或相关人’”；‘它现身、显露于此’”，甚至导向“任何一物都是存在于任何一种方式”，任何物不管以任何一种方式现身，甚至如果只是在心理描述中作为 *ens rationis*（《物》176 页）。聚集的古代思想陷入了遗忘，而抽象存在和现身的近代思想却取而代之，占据了思想的显著地位。不过，古代的思想（采用印欧语言言说的诗人和思者进入存在的原初发现）正是物的本性最真实的东西，因为它是处于和源于生命体验的可知性。

海德格尔所说的物的物性，此即聚集和统一——或者如德语所说的如此直接和强烈；*das Verweilen*（使之逗留或使之居住）由此世界逗留。在逗留的每一实质意义上，你可以在你思想中开始选择人对物的意义的基本把握，这将重新敞开人对物的关系（例如，《物》中的陶壶，《建筑 居住 思想》中的桥梁，《语言》中的雪、床和房子）。作为与此相对的现代的物的概念，它首先把物看作相关于人的理解，作为人再现的对象，和相关于人的意志，作为质料、或者作为生产过程的产品或者是作为自我强制——因而，这一概念认为，物不是处于其物性之中，而是作为人类强占的附庸——海德格尔在语言中发现了物作为物的思想，此即，物用它自身独特的方式聚集和停留于一世界。因而，海德格尔能把物作为一动词来使用。依靠这种古代词语及其意义的新造和再造，他回答和应答性地思考了物的存在，因为人从开始即本真地和物一起生活着。

如果愿意的话，你当然可以称之为原始主义，你也可称之为本源的呼唤，原初的回归，如同里尔克《致奥尔夫斯的十四行诗》（参见《诗人何为》97 页）所描述的完美的万物必定发生的事情。这描述了这样一种运动，它远离表象思考的浅薄抽象和科学理论最艰深的构造，而是朝向真正生命体验的丰富的具体和复杂的统一。这是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呼唤“回到事物本身去”的一种

回答。

海德格尔的思考 (Denken) 是再思 (Andenken)、回忆、回想、纪念和回答源于世界的存在和世界中人类和其它存在物中心生命现身的原始呼唤。它呼唤人的精神——另外分裂成理智、意志、心灵、感觉——到达存在真理呈现的可能性，让世界照亮、明朗，以多维的自我转让而进入到一，让我们在此发现真正的居住之所，而不是寒冷的、贫穷的住所，如我们现在发现我们自身所居住的住所一样。

这就是导致翻译海德格尔的著作困难和欢乐的原因。因为要找到合适的英语词汇，人必须学会德语思想，对于这种要求，词典常常是无济于事的。海德格尔用 *wesen, ereignen, verweilen, Gestell* 和另外 50 个这样的词语所要说的，一般的词典是无法解释的。我们把动词 *ereignen* 以及与之相关的名词 *das Ereignis* 作为例子。在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中，如《本源》中，他试图使用词典的意义——*to hapen* (发生), *take place* (产生), *event* (经历), *occurrence* (出现), *happening* (发生) 但随着时间的变化，为了寻找存在意义的合适表现，海德格尔发现此词中没有其它本体论词语如 *sein* (存在) 和 *wesen* (现身) 所表现的东西。*wesen*，特别是它在 *anwesen* 形式中所具有的“去现身”的意义，尽管是有份量的，但仍不适宜到达本原。尽管“现身”在古希腊存在的思想中已经非常重要，但是它又牵连到现身作为表现的概念和现身这里作为产生和显露过程的结果。问题在于：表达存在自身发生，产生和现身的自我方式，不是作为我们的理解、意志和知觉，而是作为存在自身。海德格尔最终在 *ereignen* 中找到了答案。

这种发现是难以理解的，同时也清楚地显现了海德格尔如何对待语言。这远非只是词源学问题，而是其可能的创造性的运

用，它是为了表达长期属于人类生活的 *de nove* 的思想。但是在强力意志和技术思想统治下的文化中，在人的现代束缚的人为化状态中，这越来越弄得暗淡。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1935—1936) 的《后记》(1956) 中，这也是在海德格尔理解的更高阶段中，海德格尔称 *Das Ereignis* 它凭其存在的意义能独立决定《本源》86 页)。*Das Ereignis* 是经历，在词典的意义上是发生或产生。但是，这种翻译只是表达了语境中的一点意义。它指示的是这样：我们只能在某物叫做 *das Ereignis* 之中发现存在的意义。什么是这 *Ereignis*?

我们在《物》(《演讲和论文集》178—179 页) 的关键段落中，根据海德格尔的语词运用，开始为海德格尔收集其语词意义。那里，他关心的是描述世界及其现身，是其世界化。这是决定性的，因为，如果海德格尔进一步地说，存在物的存在是使它们聚拢，处于其世界中，在并且通过世界存在如此描述，那么它真正的和唯一的维度便是‘亲近’(《物》181 页)。

海德格尔把世界规定为：“*das ereignende Spiegel Spiel der Einfalt Von Erde und Himmel, Göttlichen und Sterblichen*” (*ereignende* 反射了大地和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的纯然一元。) (《物》179 页)。这种分词修饰语的分量由语境给予。四元的四者—大地、天空、神圣者、短暂者—每一位都以自己的方式反射其它 每一位也以自己的方式反射自身 进入其 *Eigenes*，其自身，并处于四者的原一之中。反射，照亮了四者中的每一位，*ereignet* 它们的 *eigenes* 现身进入相互共属的原一之中。这是明晰的，海德格尔这里使用 “*eigen*” 的 “自身” 意义，去阅读动词 “*ereignen*” 的意义，把它当作去成为自身，去转让。但是，因为动物 *sich* (*etwas*) *aneignen* 已经是适宜的，所以，取代了在某物为自身转让为某物意义上的 “转让”，海德格尔力图说活动

和过程不是依靠自我产生，而是依靠世界的不同成员相互隶属，并帮助实现它们自身，而且每一位都认识到这种隶属性。约翰尼·克里斯丹说：上帝即爱，爱召唤精神进入真正的和谐，而且这是存在全部和谐的源泉。海德格尔在世界的世界化中发现，由于四元能聚集、抱紧、结合于转让和自我转让的圆舞中，于四者的四化中，亲近能在其同属之中联合起来。*ereignen*作为动词，因为有意义的相互委托和四者的相互属有而转为转让。

但这只是作为事物的一面。动词 *ereignen* 不是作为历史事实由前缀 *er* 和形容词 *eigen* 而构造出来。这里有更早的动词 *er-ängnen*，即置于眼前，显现，与作为眼睛的名词 *Auge* 相联。*äu* 在许多发音中读为 *ei*，于是很自然地将此词读为 *ereignis*，随即相应地读解其意义。*Ereignis*（一名词）同样相关于 *Erä-ungung*, *Ereignung*。海德格尔必须记住它们的联系。因为这和他最基本的思想有关系。海德格尔根据现象学开始了这种观念：真理作为显明、敞开、澄明、光照、存在物在显明中的自我显现。这种真理的观点统治了《艺术作品的本源》，接着，他更强调了真理是敞开的光照明朗，而不是存在物和存在物的相符。强调了真理是照亮而不是正确。同样，艺术作品，更不用说诗，更主要地看作在于和通过其中，真理作为明朗光照的发生，而不是看作如在《……人诗意地居住……》中的一尺度作为所有尺度的尺度，即根据存在物的相互从属的正确和适宜的基本领会。我这里并非说早期和晚期的思想差异绝对明显，但晚期是值得重视的，而且是海德格尔思想深化和成熟的一个显著阶段。海德格尔不断地回到物、作品、真理和存在意义的问题。

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ereignen* 因而逐渐意味着：由四元的四者可能的结合过程，首先，显现进入真理的光照和明朗，因而每一者以自己的真实方式去生存；第二，转让和相互生存，共属

它们存在的圆舞。另外，由于它显现进入了产生的光照和明朗之中，这种相互转让成为了一个独特的过程，因为它通过它们相互反射的崇高纯然的游戏而发生了。交互的照亮，反射，*eräugnen*，同时相互属有，相互 *ereignen*；相反，发生，*das Ereignis*，由于存在的意义能独立决定，是 *eräugnen* 和 *Ereignen* 的游戏：它是 *Ereignen* 的 *Eräugnen* 和 *Eräugnen* 的 *Ereignen*。

正是因为这样相互贯穿将敞开、明朗、光照或显露相联于相互转让的连接和依从，所以，在《艺术作品的本源》的后记中，我冒险去翻译“*das Ereignis*”，它不只是“经历”；“发生”或“产生”，不如说是“转让的敞开”。这种翻译幸免于海德格尔自己和格雷以及爱伦特的批评检查。因此，我对这种恰当性寄予一点信任。

关于 *Ereignis* 的最后一点。早期主要是真理作为显明，作为置于眼前的 *eräugnen*，真理的意义可表达为 *das Licht*（光芒），*lichten*（照亮、透明、光亮）和 *die Lichtung*（透明、通明、敞开）。但当思想成熟时，虽然仍然保留明朗、敞开、光亮和照亮的作用，但这还要加上形容词 *leicht* 的意义，此即，与沉重相对的轻灵意义，特别是轻易、容易、灵敏的意义。海德格尔强调了 *lichtung* 的这一维度，当他把世界照射的聚集存在作为“环绕”（*das Gering*——不可翻译的语词）时。海德格尔这里指出了世界存在的环绕的圆舞是怎么回事，在古德语的意义上，*ring*，*gering*，抱紧、顺从，柔顺的、依从的，*leicht*，此即轻盈、容易、灵敏《物》《演讲和论文集》179页）。

因而，古老的真理显明，现在在交互转让的投射之中结合了，它照亮了所有四者进入它们自身，因而，我译“*lichtend*”，在《本源》中作为“明朗”现在作为“照亮”希图它马上承受并作为下列意义不可分割的统一：照明、明朗、使之轻敏和轻易，

使四者进入其现身的循环的依从之中。

我举出 *ereignen* 和 *das Ereignis* 作为海德格尔找到新旧思想中创造性地运用语言的例子。这同样是一种用智力和精神的努力把握其德语并用英语表现出来的例子。*Wesen* 和 *wesen* 也有同样诉说的情形，我常常将它们译成现身，而不是译成本质。还有 *Bezug*，在《诗人何为》中，我固定地译为牵引，*der Riss*，此《本源》中的裂痕与《语言》中的痛苦合一。另外，还有许多语词也是如此。通观海德格尔的著作，海德格尔在从事构造他的语言，此即，他的思想渴求诗人（*dichter*）特性般的凝炼（*dichtend*）方式。翻译海德格尔的著作类似翻译诗歌。因为这部著作是海德格尔创造他全部生活存在和真理的诗篇。

阿尔伯特·霍夫斯达特

I 诗人哲学家

道路与思量，
阶梯与言说，
在独行中发现。

坚忍前行不 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独行路上凝聚。

晨光在群峰之巅静静升起……

世界之暗从未到达存在之光。

我们对诸神已太晚，
对存在又太早。
存在之诗刚刚开始，
这就是人。

走向一星——唯此足已。

思，就是使你凝神于专一的思想，
有一天它会像一颗星，
静静伫立在世界之空。

茅屋窗外的小小风车，
在聚集着的风暴中吟唱……

当思想的勇气产生于存在的命令之后，
命运的语言将会成熟。

一旦我们拥有眼前之物，
和心中对语词的听觉，
思想便会成功。

很少人充分体验到，
学识的对象和思考的事情的差别。

若在思想中也有敌人，
而不只是对手，
那么思之情形将更顺利。

穿过天空阴云的裂缝，
一束阳光突然掠过草原的朦胧之上……

我们从未走向思，
思走向我们。

这是对话的良机。

对话鼓励我们伴随反思。
此反思既非炫耀诡辩的观点，
也不容忍讨好附会。
思之帆坚定把持物之风。

在思想的行业中，从这些同伴里，
不少人会成为工匠。
于是其中一人出乎意料地成为大师。

初夏孤独的水仙花在草原上隐约开放，
石间的玫瑰在枫树下吐艳……

素朴者的光辉。

只有形成的想象保持了幻境，
但形成的想象依存于诗歌。

如果我们想排除忧伤，
欢乐何以会传透我们周身？

在我们失望的地方，
痛苦给予其治愈之力。

风快速滑动，
在茅屋的椽木上呜咽，
天气威胁要变得凶恶不堪……

三种危险威胁着思想。

善和有益的危险，
是吟诵诗人的接近。

恶和锋利的危险是思自身，
这必须反对自身，但很难做到。

坏和混乱的威胁是卖弄哲理。

夏日的蝴蝶停留花上，合闭双翅，
在草原微风中随身摇曳……

我们心灵的所有勇气，
是对存在第一声呼唤的回声，
存在的呼唤，
将我们之思汇入世界的游戏。